

GUYIANQIGUAN

● 刘燕钧 ●

古医案

奇
观

● 巴蜀书社 ●

BASHUSHUSHE

目 录

自 序	(1)
-----	-----

痘复伤漆案	(2)
-------	-----

舍证从脉案	(5)
-------	-----

侥幸取胜案	(8)
-------	-----

淋雨透疹案	(11)
-------	------

食伤药伤案	(13)
-------	------

以悲胜喜案	(17)
-------	------

不撤姜食案	(19)
-------	------

起死回生案	(22)
-------	------

未孕疑胎案	(24)
-------	------

乳汁酒毒案	(27)
-------	------

攻实治狂案	(29)
-------	------

以惊治惊案	(31)
-------	------

恐信不笃案	(33)
-------	------

异病同治案	(35)
-------	------

外感停食案	(37)
-------	------

以怒胜思案	(40)
金液化铅案	(42)
巧祛湿热案	(43)
聆声辨证案	(45)
竹鸡中毒案	(47)
狂女偶愈案	(49)
产后病温案	(50)
补虚止痢案	(52)
顾羞治愈案	(55)
热郁伤暑案	(56)
贱方回生案	(59)
胎衣未下案	(62)
阐理自辨案	(65)
假虫心治案	(67)
激怒泄肝案	(69)
小儿相思案	(71)
不食不便案	(73)
血积疑孕案	(76)
郁病巧治案	(78)
结胸险愈案	(80)
蚌粉止咳案	(83)
妙治痿闭案	(86)
上实下虚案	(88)

假银去忧案	(90)
热极似寒案	(91)
试胎虚惊案	(92)
诈病诈医案	(95)
医帝自惊案	(98)
以针出针案	(100)
自治险误案	(102)
古稀攻痰案	(104)
以泻止泻案	(106)
产后蓄血案	(107)
讳疾试医案	(109)
意移治眼案	(112)

自序

医案者，医家记录理、法、方、药之病案也。

医病如擒贼。同擒一贼，医家各具心思，各显手段，或相形见绌，或殊途同归。如遇疑症、难症、怪症、顽症，则如擒拿刁钻凶狠之盗贼也，须拨重重迷雾，逾道道障碍，辨蛛丝马迹，担人命风险。往往医得一疑难怪顽之症，便得曲径通幽、绝路逢生之妙，其医案必跌宕起伏，成为一传奇故事。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虽不乏医案著述，然堪称奇者鲜矣。余于行医之余，历时数载，泛览古医案，钩沉抉微，择其奇者而撰述之，凡五十篇，付梓刊行，庶几有益于同道乎！

痘复伤漆案

清朝时安徽省太平县有一青年男子，洞房花烛夜之后，身上便开始出痘，家人领着他前去求医。医生诊视时，看痘已现，证已明，便按痘治。谁知服药之后，非但见不到效果，反而全身都肿了起来，头肿得像斗一般大。

先前那位医生不敢再治，于是家人便用轿子抬着这位新郎官四处求医。有的医生投以消肿药，没有效果；有的医生仍从痘治，依然不见效果；还有的医生让新娘暂避一时不要同房，甚至于不让患者吃饭，更不用说求神弄鬼，一概未得效验。

当时，正好本地名医崔默庵游医回府，这家人便又用轿子抬着新郎官到崔府求医。

崔默庵平素看病有个习惯，就是找不到病因前，一直对着病人反复观察沉思，有时遇到疑难病症，居然能这样诊视几天，直到弄清病因才肯施治。

再说这位新郎官被抬来后，崔默庵先仔细问过病情，看过前面的处方，又诊得六脉平和，只是稍虚，便顿时犯了难，不知为何出痘后全身又肿成了

这般模样！

崔默庵和以往一样，坐在病榻前一边细细观察，一边苦苦思索。这时，几个轿夫因一路跋涉，腹中饥饿，便在一旁吃起了随身携带的干粮。只见患者听到有人吃东西后，用手把肿得合在一起的眼皮扒开了看。崔默庵急忙凑上前去问道：“你是不是也想吃？”患者有气无力地回答道：“是很想吃。就是先前有位郎中先生让我戒食几天，没有办法！”崔默庵自言自语道：“这种病和吃饭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就让人喂他吃。这位新郎官已饿了几天，吃起来自然津津有味，全不像一般重病之人。崔默庵在一旁不由得摇头叹气，实在是不解其故。

眼看天色将晚，患者家人有回家的意思，只是见医者尚未处方，不便说出。

崔默庵亦知患者家人的意思，便令起轿，自己也随同前往，继续诊视，一路上免不了冥思苦想。到达后，先随患者走进洞房。刚一坐定，又一弹而起，连声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当即让把患者移居另外一个房间，又吩咐家人找来几斤螃蟹，捣烂后遍敷其身。

原来，崔默庵一进洞房，就闻到新做的家俱散发生漆的味道，立刻意识到新郎官全身皆肿的原因就在于漆气。暗自感叹道，天下居然有这等巧事

——新婚即出痘，同时又为漆气所伤，纠葛一团，能
不详察乎？

果然不出崔默庵所料，一两天患者便肿消痘散，
又焕然一新郎官矣！

舍证从脉案

民国初年，河北省盐山县有个姓毛的年轻人，平素患有痰饮，后来又得伤寒，经用药物调理而愈。

这个年轻人有饮食不节的毛病，一次暴食暴饮后，旧病复发，无奈又去求医，服了几剂药后才算好了。

按说，有了这次教训，往后饮食就该节制一点。谁知这个年轻人刚好伤疤就忘疼，几天之后，又因饮食过度发病了。这次就不像先前两次那么好治了，连请几位医生都医治无效。

不得已，托人辗转请来了本籍的当代名医张锡纯。

张锡纯诊其脉洪长有力，但观其舌苔又淡白；再一问，病人说并不燥渴，咬一口梨，甚至吃一粒石榴子都觉得透心凉。张锡纯一看脉不符，心想：病人素有痰饮，又感寒邪，几次复发，皆因饮食过量，脾胃受损，寒邪入里化热，而致阳明实热，故脉见洪长有力。之所以无燥渴之症，是因其素有痰饮，水湿凝聚；之所以畏食寒凉，是因其寒饮停于中焦，与

外感之热相互胶结，以致胃府转从其化而与凉为敌。

于是，张锡纯便舍证从脉，开大剂白虎汤方以清实热，加清半夏数钱以温化寒饮。病人在两天之内连服十几次药，共用去一斤多生石膏，病情果然好转，脉见和平。

谁知过了两天后，这个年轻人又旧病复发，痰涎壅盛，连连咳吐，精神恍惚，言语错乱，全身颤抖。不得已，又托人请来了张锡纯。

张锡纯乍看病人危在旦夕，先自一惊；待到诊得其脉和平，惟右关稍弱，又大惑不解——何以会证见危急而脉无病象呢？用药对证，无庸置疑；右关稍弱，说明还是脾胃虚损所致。于是，便细细地询问病人这几天的饮食情况。一问，果然就发现了病因——原来，病人家里怕他饮食过度，重蹈复辙，便矫枉过正，每天只让他吃个半饱。

张锡纯诊断清楚后，对其家人说道：“这次不需用药了，让他像平时一样饮食就可以了。”

病家不解其意，说道：“他已病成了这个样子，哪里还能吃东西呢？”

张锡纯说道：“前几次复发，是因饮食过度，这次复发，是因戒食过甚。戒食过甚，则摄入不足，摄入不足，也会损伤脾胃。所以，只要恢复其正常饮食，不必服药。不信，你们端来饭菜，喂一喂试试

看！”

病家半信半疑，只好端来饭菜，将病人扶起喂食。正如张锡纯所言，这个年轻人一进饭菜，顿露饿像，吃起来全不似一般病人。

这时，天色已晚，张锡纯起身告辞，临行前嘱咐其家人当晚再让其进食三次，每次先少喂一点，以后循“少吃多餐”的原则，待其复元后，再与平常一样进食。

果然，遵其所嘱，年轻人的病便慢慢好了。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暴食暴饮了。

侥幸取胜案

北宋年间，朝廷为了遏制私盐，颁布了一道新的盐法。

有个盐商边看布告，边惊吓得吐出舌头，等到看完布告，那舌头居然再也缩不回去了！

老吐着舌头怎能吃饭？这个盐商一连十几天食不下咽，饿得一天比一天瘦，其间虽遍请京师名医，都以此症甚怪，难以为治。家人担忧害怕，便张榜求医：有能治好此病者，赏钱千万。

几天之后，此事就传遍京师。一般医生虽为重赏垂涎，但一想到名医尚难以为治，都望而却步了。

当时南京有位声震南北的名医，名叫宋毅叔。宋毅叔有个女婿，名叫王贶。这王贶本是一介书生，因钦慕岳父医名，便从师学医，尚未精通，就来到京城开封行医，一直郁郁不得志，到后来，连衣食都难以为继，处境很是凄凉。

王贶听到这个消息后，暗自寻思道：这笔赏钱够吃用一辈子的了！管它能不能治好，先看看再说，万一要治好了呢？于是，便壮着胆子前去揭榜应聘。

王冕一看病人那副怪相，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病人家属责问他为何而笑，他这才冷静下来。心想，糟了，这病果然无从下手，根本无药可医。但既已揭榜前来，怎能临阵退缩？于是，便煞有介事地回答道：“我笑的是这么大的京城，居然没有人能治得了这种小病！”

那盐商和家人一听此语不凡，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王冕这时一边翻检着随身所带的医书，一边琢磨着该从何下手。后来，在《针灸甲乙经》里偶尔发现舌下的金津、玉液、海泉三穴中有一穴似乎与此病有关，便把书合上，对病家说道：“我一针即可见效，只是你们得先立下字据，万一出点差错，可不能怪罪于我！”

病家看事已至此，也是“病笃乱投医”，狠了狠心，只好依了他。

王冕这时胆子也壮了点，便抽出一根银针，急刺病人舌下一穴位，稍待片刻，不见动静，怕真出差错，就徐徐起针。

谁知这一起针，病人的舌头顷刻之间就伸缩自如了。盐商全家大喜，马上赏钱千万，以后又广为宣扬。从此，王冕在京师医名大噪，诸事顺利。

王冕富有之后，思前虑后，这才开始发愤攻读

医书，终于以医术闻名天下。后来他得到皇帝赏识，宣和年间晋升为朝请大夫。他著的《全生指迷论方》被后人广为采用。

淋雨透疹案

清代名医黄元御在京城行医，名声很大，晚年回到家乡山东昌邑，四方求治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有一天，远嫁他乡的女儿突然抱着小外孙急匆匆地回到娘家，一进门就对父亲哭诉道：孩子出了三天的痘，病情加重，日夜啼哭，不得安宁。

黄元御听了，急忙打开襁褓诊视，只见小外孙的痘呈扁阔形，红红一片，不起浆，而且四肢厥冷，烦躁不安，不由得紧锁眉头，沉吟不语。

女儿在一旁察看着父亲的神色，又哭着说：“爹爹，我请本地的医生看病，没有效，才来找您的……”女儿话音未落，黄元御又围上襁褓，挥挥手说：“孩子病成这个样子你才抱来，我也无药可医。看来，这病难过今日，你还是快快回去吧！”

女儿一听这话，不由得“噗嗤”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请他想方设法救孩子一命。孩子的姥姥、舅舅们也都目瞪口呆，慌作一团。黄元御却置若罔闻，吩咐车夫备好骡车，送母子二人回家。尽管家人都在一旁挽留求情，他都不理，只是

一个劲地催促车夫上路。

当时正值盛夏，临行时还赤日炎炎，行至中途便遇瓢泼大雨，病儿母子和车夫都被浇得全身透湿。无奈，车夫只好掉转车头，将这母子二人又拉了回来。

到家时，天色已晚，只见黄元御正带领家人打着灯笼，站立在门外，等候女儿归来。

女儿刚被扶下车，黄元御便迎上前去，笑着对她说：“你放心吧！孩子这一淋雨就有救了。这种病，热毒内深已到极点，远非药力所能奏效。刚才我察看天时，知道你们上路不远必遇大雨，故想借此清清孩子的内热。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边家人正忙着让病儿母子和车夫入室更衣，那边黄元御已将事先准备的汤药煎好。病儿淋雨之后，燥热之象已减。再一服药，痘发透彻饱满，不几天便痊愈了。

食伤药伤案

明朝有个人名叫马二尹，时年五十五岁，有一次吃了过多的鳗鱼肉捲饼后，心腹胀痛，便请了位走方郎中来瞧病。

郎中问过病因，留了点芒硝、大黄，告诉他说，这两味都是泻药，只要大便一通，就不再胀痛。郎中走后，马二尹急忙将那两味药煎了喝下，谁知不但没有排下大便，肚子反而更加胀痛。不得已，他只好又就近请了位坐堂郎中。这位郎中还是以木香槟榔丸、大小承气汤泻下。连服十日，胀痛益甚，粒米不进，大便不通，小便也变成了点点滴滴。

马二尹慌了，又四处求医，什么备急丸、十枣汤，黑白丑之类的攻里泻下药几乎都试过了，几天下来，不仅大便仍然下不来，连小便的点点滴滴也没有了。马二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郎中们都说这病太怪了。其中有位郎中又试着在他中脘穴上连灸了三十个艾炷，也丝毫不见动静，便断言他三天必死，并暗中嘱咐其家人准备后事。

这时，有人推荐了一位名医叫孙东宿的前来诊